

慈禧纪实丛书

徐彻 王树卿◎主编

慈禧太后经历的晚清社会
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近代史

慈禧与我

二

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
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

容龄 等◎著



她是一个嗜权如命，不是皇帝权赛皇帝的无冕女皇；她是一个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；她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，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铁腕女人。她就是清官太后慈禧。

辽海出版社

◇ 慈禧纪实丛书 ◇

徐 彻 王树卿 主编

K82

2697.2

慈禧与我

容 龄 等著



辽海出版社



九 安德海的权威

同治生下来之后，多少人都来进贡。各地的道台提督大官小官都带了礼物来献奉。捧盘里堆的金珠宝贝，所值往往几千两或者几百万两银子。苦力们诚惶诚恐的抬着希世罕见由外国买的花瓶。汗流浹背的苦力们光着脚，衣裳不全，肚皮饥饿，都抬着无价的贡品。打碎了一个花瓶，说不定小命就不保。

紫禁城门口那些送礼的、进贡的就可以说是络绎不绝。可是送礼的人走到城门口的时候，就非停下来不可了。因为有两名太监坐镇在那儿，若不先将他们孝敬一下，这些礼物是难以通过的。因此那些高官的代表就会对太监说：“这是四百两纹银，给您老人家喝喝茶，小意思。”

其实太监们有喝不尽的茶，都是北京的茶商孝敬的。何用四百两银子买茶吃？这四百两银子并无明文规定要他们一定买茶喝，他们怎么花法，也就



没有人管了。如果那两名太监认为四百两银子已经足够的话，就放送礼的进头一道门而进入庭院。没想到，必须经过的门还有好几道，每一道都得孝敬，最后才能传到非大大孝敬不可的安德海手里。

送礼的官须亲自参见安德海，呈上一张用黄纸写成的礼品单，上面写着送礼人的名字，而在黄纸正中则写明受礼的人。这礼物的合适与否全在乎安德海的一句话，他在朝里的势力是了不起的。假使所送的礼物不合圣心，那么那个送礼的人就失去了恩宠，因此礼物被退回，或安德海不肯查视，都是极其丢面子的耻辱。

总管太监跑出去看礼物时，往往会哼一声道：“这些都不好，都不合适！”

送礼的官就连忙回答道：“啊，我差一点忘记了！敝督叫卑职给他的好朋友安德海总管请安。又叫卑职给总管的带来一点小意思买茶的！他因为不知道总管的口味，所以没有敢买茶叶来，只送了钱来好请安总管自己随意买。”

因为这一点茶钱是二万两纹银——都是五十两一只的元宝——所以难怪安德海觉得他的礼物很合适。然后安德海就将礼物捧到皇帝、皇后、或兰贵



妃那里去。这三位大人物说不定还会看不上那些礼物，可是，如果宫门费是相当可观而使安德海满意的话，他就会答道：“这份礼物虽然不合适，但这对花瓶可以摆在下房里，那架钟在禁卫营里还可以用得，至于这串珠子，皇上可以赏给随便那个宫女。”

不用说的，皇帝皇后或兰贵妃都相信安德海的意见是不会错的，所以就将礼物收了下来，而安德海也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把那笔钱存在钱庄里了。京城里好几个大钱庄都与安德海有来往，而且他存的钱也最多。

如果送礼的人所付给安德海的茶钱还不太多，而受礼的人偏偏看得上眼，就如何呢？这时候安德海就会说：“陛下，这样东西不行！缺少审美的观念。这也花不了多少钱。送礼的人不看重皇上而只敷衍了事是很显而易见的。我应该就叫他们用自己的脚力再带回去？”

哪一位官员的贡物被如此打退，认为耻辱太甚。在那种情形之下的，就只好告休了。

安德海这一切行径都被李莲英看在眼里。当过农夫又当过鞋匠的李莲英，当然知道钱的价值。他看出，只因为安德海为皇帝所宠信，就能如此招财进宝，而且他越看越眼红。更一心想取安德海的位



置而代了之。

安德海知道不知道李莲英的野心呢？他一点都不知道，否则李莲英就决不会挨到出头的那一天了。当他好似有仙法随意取得来客荷包里的金钱时，他有没有看见，李莲英眼中的艳羡之光呢？或许他是看见的，因为他有一次随意赏了李莲英一个五十两的元宝，就像叫花子把骨头掷给一头饿狼吃似的。李莲英虽然狃狃不欢，却接受了那元宝。而且他心里还拿定了主意，若他是安德海的话，将来外省提督来进贡时，若没有两万两以上的茶钱，他决不让礼物通过。但门口那些较小的太监，所收茶钱则不许超过五十两。好一个损人利己的李莲英！

于是李莲英用脏袖子将元宝擦得雪亮，私自收藏了起来。

十 御宴

同治一周岁的时候，宫里举行盛大的御宴。咸丰对于他的儿子感觉得非常骄傲。他既喜欢他的儿



子，又宠爱儿子的母亲，所以大事铺张，御赐国宴。

来赴宴的全是中国最高的官员。数百名太监川流不息的，服侍皇亲国戚以及他们的朋友。咸丰、慈安与慈禧都一同出席。

慈安在过去一年内更加痛恨慈禧了。她的仇恨就像她身体里一个毒瘤一样，弄得她日夜寝食不安。她总是对慈禧态度傲慢，然而慈禧却在皇后面前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。慈安对她说话的时候，完全缺少礼貌，有时连太监都看得分明。慈安就是对皇帝说话的时候也不恭敬，也是语中带刺，因此皇帝也渐渐的恨起她的这种坏脾气来。他一面恨慈安，一面却对慈禧更宠爱了，结果慈安更加恨上加恨。

然后就来了开御宴的这一天。

宫里的一张小桌子，是与别的分开，专为三位国内最大的人物坐的。这三位就是咸丰皇帝、慈安与慈禧。几十位最高级的大官，都在光禄寺里盘膝坐在地上的椅垫上，从高只八英寸的小桌上取食物吃，太监们则轮流奉酒上菜。太监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朝服，满绣着花。至于满堂中穿得最好的当然是皇上与他的东西两宫。最好的珍馐总是尽先呈到皇帝坐在主位的御桌上来。咸丰对慈安是一副客客



气气的样子，而对慈禧的一举一动都表示出宠爱的神情。

殿里陈列了许多漆制的屏风。有的屏风上面镶嵌着许多美玉、贝雕、以及各色羽毛堆成的风景人物，精美非凡。咸丰的桌子上高悬大红烛，因为御宴排出时已是夜间。紫禁城的上空，笼罩着一片柔和的月光，全世界都是一片宁静。轻轻摇曳的烛光里，映出无数五色缤纷的衣冠所造成的幻景，非任何有天才的艺术家所能描绘于万一。



在烛影摇红里，我们可以看见慈禧的玉貌。她的眼睛不住的睨向咸丰，而咸丰的眼睛也老是在那儿，好似迫不及待的要深入她的内心。她那双眼晴似乎比当初被选进宫的时候更能迷住咸丰了。慈禧虽然知道慈安很妒忌她，她还是很快快乐。她很爱同治，当然她也不能不爱她儿子的父亲。

此外，我们还能看见慈安的脸。她的脸上有一层勉强的笑容，人人都看得出那是装出来应付咸丰的笑容。又有胖子安德海的脸，肃顺的脸，怡亲王的脸，都在烛光中若隐若现。

李莲英的一张丑面孔也显现在烛光之中，可是因为他正在侍候全中国三个最伟大的人物，所以他



装成一面孔的笑容。要知道他自从自阉变成太监以来，已经巴结到一个很不错的地步了。过不多时，他就会对安德海瞅这么一眼。他现在的地位和安德海已经相差很近了。他总是拼命巴结，取皇帝皇后的欢心，以便有一天可以爬上安德海的位置。

还有小巧玲珑的梅小姐，众宫眷中最美而又最为慈禧所宠的梅小姐，在烛影下也显得更加妩媚了。

宴会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物，这就是禁卫军统领荣禄。其实他的官级低微，根本没有参加御宴的资格。他怎么来的，没有人知道，除非慈禧知道。

荣禄在有机会的时候，就要对慈禧的美丽的脸瞟上一眼。但是他的目光，除了慈禧之外，没有人注意到，而慈禧虽注意到却装着没看见。如果他们四目的确相遇的话，那不过是在一瞬眼之间而已，而荣禄为了这一点奇遇，已经喜欢得浑身抖起来了。慈禧结了婚之后，改变了不少，她那含情脉脉的一瞥，对于荣禄不啻是一道示意的眼风，犹如情人纤手的慰抚。

但如果这的确是一道有意的眼色的话，已经被好几个人识破了。一个是肃顺，他沉思这件事的时



候，双目不禁细细的瞅了起来。一个是怡亲王，因为他原是个花丛中的老手，那一种眉目传情是瞒不过他的。一个是李莲英，他早就猜到慈禧与禁卫军统领荣禄中间有一种甜蜜而宝贵的关系。一个是慈安，她看见之后，蹙额思索，心想或许这是一个攻击慈禧的暗器，以后当见机将她撵走。

安德海对于那一眼也看见了，不过他是爱慈禧又崇拜那位小皇子的。

只有咸丰什么也没看见。

忽然之间咸丰传旨道：“给大臣们倒茶来！”

安德海接到这一道旨意，立刻下命令去叫大小太监捧茶来，宫里顿时起了一阵骚动。荣禄也觉得坐立不安。荣禄并非大臣，当然没有人会捧茶给他。没有人捧茶给他不独是众目共睹的事，而且说不定还要引起其他大员的笑谑，因为他不是大臣。

大小太监奉了安德海的命令将茶一一捧来了。除了荣禄之外，个个人都有了茶。荣禄不免羞愧无已，坐立不安。他在万分痛苦之中，对慈禧飞了一眼，好似说他的情势，过于难看的意思。慈禧看见了，同时慈安也看见了。

她静悄悄的自己亲自做了一杯茶，在那清香四





溢的浓茶里又投了几片梅花瓣儿，然后招手叫李莲英来。李莲英听见叫他，巴不得一声，早三脚两步赶了过来侍候。慈禧把自己刚才预备好的一杯茶放在他手里，低声嘱咐他捧去给荣禄喝。李莲英喜孜孜的奉了懿旨，很神气的将茶送给禁卫军统领荣禄。荣禄这一喜可非同小可，立刻要起身向贵妃娘娘磕头谢恩。可是慈禧却把头一摇，叫他不要行礼。

肃顺看见之后，对怡亲王注目而笑。安德海也看见了，但他只作会心的一笑，因为他爱慈禧。李莲英看见之后，他的狠恶心肠乐得怦怦乱跳。心想以后或有利用这件事作进身之阶的一日。

慈安看见之后，对咸丰得意的一笑。皇上因为对慈禧有绝对的信任，所以不懂她笑的意思，也回了她一笑。他转身对安德海说：“把朕送给贵妃娘娘的礼物取来！”

胖安德海深深磕下头去遵旨，随即吩咐小太监去取，不一时礼物取来放在桌上。

这个礼物是一个极大的大桃子，黄澄澄的像一只五十两的“元宝”。

这是咸丰命令御厨房巧手制成送给贵妃娘娘的假桃子。慈禧因为不明白这个礼物的意义，所以看



着它，现出一副惶惑不解的样子。她犹疑不决的对咸丰微笑着。

“打开来看，”他轻轻说着，双目里又现出那副爱恋的表情。

慈禧伸出纤纤玉手，摸着这神秘的礼物，要找出一个开阖的机关。满殿的宾客也都紧张的望着，只有慈安脸上有一股子的不高兴神气。忽然贵妃把御桃从中间分开成为两瓣了，咸丰喜欢的孜孜笑。这一来，不由使全殿臣下都赞美不绝，而慈安早气得站起身来离席而去了。



是个甚么礼物呢？

原来是一双精致绝伦、珠光宝气的满洲女人穿的高底鞋子！

十一 咸丰驾崩热河

热河行宫是皇帝们倦勤时游幸的地方。通常他们总是在异族作乱威胁皇族安全时，才匆匆逃去避



难。热河行宫比紫禁城更美丽，更奢华。热河行宫内的家具都是良木作成而又嵌以美玉与宝石的；天花板上的盘龙以纯金制成，四墙上都布着丝幔。热河行宫是一个静寂的避暑山庄，里面藏着历朝相传的无价宝物。

因广州“亚罗号事件”而引起的英法联军之役，咸丰匆匆出奔热河，虽慈禧劝他不去也无用。慈禧相信中国的皇帝宝座上不可一日无君。可是皇帝的兄弟恭亲王却有相反的主张。虽然那时候咸丰因冶游太甚而病得奄奄一息，恭亲王还是劝他避到热河，他自己则留在紫禁城与外国使节举行谈判。后来咸丰就死在热河了。

慈禧出幸热河的那一番经验使她永远不能忘记。后来她虽也再到过热河，可是她留的时间总不长，因为她在那儿总是见景生情，睹物思人，不能自己。她在热河充分体验了荣禄的忠诚，肃顺与怡亲王的 not 义，与慈安的仇恨。

除了留下一小队禁卫军在紫禁城内之外，整个朝廷全部移到了热河。除了各大臣、亲王、女官与宫女之外，单是太监就有一千名左右。这一队人马在路上一共走了三天。他们坐轿的坐轿，骑马的骑



马，一路浩浩荡荡，非常庄严神气。

热河行宫原是乾隆皇帝时建造的。这时候，大批太监已经在事先派去修理就绪，以候龙驾光临，一片烈日下的黄瓦宫殿是静悄悄的。庭院里的石子路上毫无声响，所有宫门都是关着而且下着键的。

然后，整个朝廷的大队人马都来到了。千余名的太监，阁宫的佣仆，与禁卫军官（荣禄是其中之一）于见到了热河的景色之后，纷纷赶马加鞭，一拥进了热河城门。立刻之间，热河就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地方，所有宫殿都来来往往的充满了人的脚步声。热河，由于君主驻跸，也就成了中国的一个重要城市。

咸丰一到之后就躺在床上。慈安、慈禧、安德海、李莲英、梅小姐、怡亲王与肃顺都来了。除了阴谋多端的恭亲王之外，朝廷上下都到了热河。

朝廷里仅有极少数人，太监中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咸丰快要崩驾了。

慈安已经是心有成算。肃顺也逼着怡亲王拟定了其他的计划。李莲英竭力想趁机逢迎慈禧，所以处处留心，刻刻在意，伺机而动。荣禄也处处打听，可是他不过是个禁卫军统领，无足轻重。他只能够



等候，聆听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对慈禧效忠。

咸丰已进入弥留状态。

肃顺对软弱的怡亲王说：“皇上快要大行了。我们必须叫他下道诏书，指定我们两个人做摄政王，然后再立幼君。我们现在去请他下诏书。等他死了之后，我们不妨把慈禧与同治弄死，然后天下就是我们的。”

怡亲王听了害怕起来，他说：“我不愿意干这些事。如果皇上驾崩，同治一定会接位。我们谋害他们两人的性命，若给查出来，我们都要杀头。我不干这事！你去干我一定不对人说；但我自己却一定不参加。”

肃顺答道：“你不参加吗？现在已经太迟了。我的机密你已经知道得太多了。你要是不参加，我就要趁皇上没死之前，先去告诉皇帝说你要谋害慈禧与同治的性命，那么你的头颅就要不保。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，因为你没有证人证明我说的话不确！”

怡亲王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没法只好和肃顺一齐去到咸丰的病榻前见驾。咸丰这时候已经是逐渐的不支了。



他们两人的奏言，总括一句就是：“指派我们做摄政王。”

皇帝摇头不答应。怡亲王心里害怕，要向后退，但肃顺却催迫他。他们继续求告道：“让我们做摄政王吧。”

谁也没有知道这一番话都给李莲英听见了。当时他就将这个谋害幼君与他母亲的计划，告诉了荣禄，使他好不忧心如焚。

慈禧纵然没听见这番阴谋，也知道怡亲王与肃顺是她的两个大仇敌。宫廷里的闲言闲语太多了。有一次，肃顺曾说过，慈禧太美丽、也太伶俐，做咸丰的妃子没有好事。慈禧为先发制人计，就带了她三岁的儿子同治去见咸丰。

她问道：“陛下要不要太子接位呀？”

这时候，肃顺与怡亲王因为听说慈禧驾到已经回避了，所上的奏请还未蒙恩准。

咸丰正在考虑这件事。

“陛下要你的儿子继续宝位吗？”慈禧低声问。

咸丰由于迅速陷入昏迷的状态，所以差不多是毫无意义的把头点了一点。慈禧一生是个相信时机不可失去的人，所以立刻叫太监预备好诏书叫皇帝





签字。诏书上说明因为同治幼小，立慈安与慈禧为摄政太后。

然后，咸丰就在他就位的第十一年上崩驾了，中国皇帝的宝座上登时就虚设了。皇上的遗体就陈列在大殿里，不许任何人进去。屋里点着摇曳不定的蜡烛。

咸丰驾崩之后，热河城内顿时谣言纷纷：疑惑的谣言，害怕的谣言，以及阴谋的谣言。陈尸的大殿里面，阴森森的，烛影摇曳，墙上一只自鸣钟滴答滴答的响着，殿外的钟也一声一声的附和着。

现在皇上驾崩的消息必须通告全国了，以便全国挂孝举哀。遗体也必须入殓，准备奉安回京。

肃顺与怡亲王到慈禧处来朝拜，但他们的不喜欢与仇恨瞒不了慈禧。他们对她说：“我们两人已经被指定为摄政王。这是先皇于驾崩之前口头封的。”

慈禧对慈安看了一眼，慈安也回了一眼。但慈安的眼睛里露出一番得意之色。她还不知道最后的发展，不过任何使慈禧失去势力的事都叫她高兴。就是咸丰现在已经去世，她对慈禧的仇恨依然没有消除，而且甚至于加深了。慈禧看着慈安脸上的表情，她知道是不能从慈安那儿得到任何援助的，她